

石洞侗语名词性结构中的度量短语*

龙仙梅 刘鸿勇

[提要] 石洞侗语中含度量短语(MP)的名词性结构有MP+NP和MP+li³³+NP两种形式。度量短语在这两种结构中都有不同的语义解读。MP+NP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只有单调性解读,而MP+li³³+NP结构中的度量短语既允许单调性解读,也允许非单调性解读。度量短语的语义解读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名词本身的特性、度量词本身的特性、名词性短语的内部句法结构。

[关键词] 石洞侗语 度量短语 单调性解读 非单调性解读

一 引言

壮侗语族语言的量词系统较为发达。国内学界对壮侗语量词的研究由来已久,既有单一语言量词的研究(薄文泽 2003;覃晓航 2005, 2008;张景霓 2006;覃凤余 2015等),也有跨语言的综合分析(梁敏 1983;蒋颖 2006;洪波 2012;陆天桥 2019等)。国外也有不少的研究成果,如DeLancey(1986)、Bisang(1999)、Gerner(2006)、Luo(2023)等。其中大部分研究集中在个体量词上,对度量词的深入研究较少。侗语有丰富的类别量词,也有各类度量词。本文聚焦于侗语北部方言,具体以石洞侗语(属于北部方言第一土语)为研究对象。石洞侗语分布于贵州省天柱县石洞镇及临近各地。受语言接触的影响,石洞侗语多种语法结构出现了新、老形式并存的现象。我们以石洞侗语名词性结构中的度量短语为考察对象,系统分析其句法和语义特征,并揭示影响其语义解读的关键因素及机制差异。

侗语的量词数量多,通常构成数量短语来表达数量范畴。在表达形式上,数词如果要与名词组合,则需构成“数+量+名”结构。例如^①:

- (1) a. si⁵⁵to²²kwa¹¹ 四只狗
 四 CL 狗
 b. si⁵⁵ea¹¹ti³⁵lau²² 四车桃子
 四 CL 桃子

* 本研究得到2023年澳门大学MYRG项目“汉藏语程度结构的对比研究(MYRG-GRG2023-00020-FAH)”的支持。初稿曾在“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第30届年会”(韩国首尔2023.5.25-27)上宣读。与会学者和《民族语文》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感谢。

^① 本文石洞侗语语料均来自第一作者(石洞侗语母语人)的调查,并经核实。文中语法标注和缩略语如下:CL:分类词/量词;CONT:持续体;DEF:定指;G:领有者;INTER:疑问词;LOC:处所;MOOD:语气;N:名词;NEG:否定标记;NMLZ:名物化标记;NUM:数词;PERF:完成体;POSS:领属;PROG:进行体。

c. si⁵⁵ea¹¹nən³⁵ti³⁵lau²²

四车桃子

四 CL₁ CL₂ 桃子

例(1a)和(1b)表明“狗”“桃子”等可数名词可以用个体量词(如“只”)或度量词(如“车”)进行度量。此外,这类名词还能出现在如(1c)的“数+量₁+量₂+名”结构中。例(1c)中第一个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短语“四车”;第二个量词 nən³⁵“颗粒”在壮侗语研究中被称为类别词、类别量词或分类词等,与名词组合成“量+名”结构 nən³⁵ti³⁵lau²²,表示次类概念,即“颗粒”类中“桃子”这个次类。“数+量₁+量₂+名”结构在侗语中虽然较少出现,但的确存在。该类结构主要用于区分语义,如(1c)一般用于与 si⁵⁵(四) ea¹¹(车) mɔi³¹(植物) ti³⁵lau²²(桃子)“四车桃树”作语义区分。两者分别引入类别成分 nən³⁵“颗粒”和 mɔi³¹“植物”来表示“桃子”的相关分类^①。

对物质名词进行计量时需使用度量词,如例(2a)。但度量词无法作类别词使用,如例(2b)。

(2) a. ja²²tɕin³⁵tau¹³

两斤酒

b. *ja²²tɕin³⁵tɕin³⁵tau¹³

两斤酒(拟表达)

两斤 酒

两斤 斤 酒

此外,度量词和数词组合而成的度量短语(Measure Phrase,简称MP),其后可以加上结构助词 li³³构成 MP+li³³+NP 结构,如例(3a)。但个体量词和数词组合成数量短语后不能加结构助词,如例(3b)。

(3) a. ja²²tɕin³⁵(li³³)tau¹³

两斤(的)酒

b. si⁵⁵to²²(*li³³)kwa¹¹

四只(*的)狗

两斤(的)酒

四 CL(*的)狗

从上述比较可知,度量词与个体量词不同,个体量词是与事物自然个体性相对应的计量单位,而度量词是人为创造的、非事物天然具备的计量单位。数词和度量词组成的度量短语能表示事物在某个维度上的具体量值,如“2米”表示在长度上的取值,“30度”表示在温度上的取值。虽然“2米”和“30度”都表示具体量值,但在语义解读上存在差异。Schwarzschild(2006)就度量短语的语义表现提出了单调性假设(The Monotonicity Hypothesis),即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度量短语会表现出单调性(monotonicity)或非单调性(non-monotonicity)两种不同的语义解读。单调性是指度量短语所表达的程度值会随着物体的增减而增减,而非单调性是指程度值不会随物体的增减而增减。如2斤水加上2斤水会变成4斤水,而一桶50度的水倒掉一半后,水的温度仍旧是50度,而非25度。这说明“2斤”具有单调性解读,为单调性度量短语,而“50度”为非单调性度量短语。

根据 Schwarzschild(2006)的度量短语单调性假设,英语准切分结构^②中的度量短语只有单调性解读,如例(4a);而定中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只有非单调性解读,如例(4b)。

(4) a. an inch of string

three gallons of water

six pounds of cherries

b. two-inch cables

twenty-degree water

six-pound cherries

^① 我们借鉴 Cheng(2012)、Li et al.(2024)关于双量词结构的分析方法解释例(1)。该方法将粤语、东兰壮语中的双量词结构(如 Num+Cl+Cl+N)分析为上层的数分类词(用于实现个体化功能)和下层的名分类词(用于实现名词范畴化功能)。石洞侗语也是如此,在数量结构中,数词出现要求上层的个体化量词“量₁”必须出现,但名词出现不要求“量₂”必须同现。因此,例(1a)中的 to²²和(1b)中的 ea¹¹均为个体化量词(量₁),而(1c)中的 nən³⁵为类别量词(量₂)。

^② 英语有准切分结构和切分结构之分,其形式都是“度量短语+of+名词短语”,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of后的中心语。准切分结构中of后的中心语为光杆名词,如 six pounds of cherries;而切分结构的中心语为定指短语,如 six pounds of the cherries。本文主要涉及准切分结构。

Rothstein (2017:228-235) 认为单调性和非单调性的区别在于度量短语有无“分配性”效应。所谓的非单调性解读其实是将度量短语所表示的特征逐一分配至每个个体上，是度量短语的一种分配性解读；单调性解读则是表示物体在某一维度上的总量，即集合性解读。如，two-kilo pears 中的 two-kilo 具有分配性，指每个梨的重量，但 two kilos of pears 中的 two kilos 表示的是梨的总重量。分配性效应能作用在不同形式的名词上。如果被修饰的名词是单数形式，如 a six-pound pumpkin “一个 6 磅重的南瓜”，受度量短语修饰的单数名词“南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原子个体。如果名词核心是复数形式，如例 (4b) 中的 six-pound cherries，则表示按标准化单位（如每盒 6 磅）划分后的整体个体。无论是原子个体还是标准化个体，定中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只能有非单调性解读，而准切分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只有单调性解读。

目前，基于单调性假设的研究已逐渐在多种语言中展开。李旭平、杨锐 (2019) 指出，汉语定中结构的度量短语既可获得单调性解读，也可获得非单调性解读，分别对应个体解读和次类解读。刘鸿勇 (2020) 则通过对比汉语 MP+NP 结构和 MP+ 的 +NP 结构，辨析了单调性和非单调性解读的机制，认为汉语的度量短语解读同样符合单调性假设。此外，卜维美、刘鸿勇 (2024) 发现，腊罗彝语中分裂式度量短语仅表现出单调性解读，而 MP + de⁵⁵ + NP 结构则可产生单调性和非单调性解读，具体语义解读取决于句法位置及结构助词的功能。

本文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考察石洞侗语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语法表现。石洞侗语带度量短语的名词性结构主要有两种形式：MP+NP 和 MP+li³³+NP。例如：

(5) a. mo³³tɕəi³³-n⁰ŋo³¹tɕin³⁵ci³³kwa³³.

他 买-PERF 五 斤 西瓜

他买了五斤西瓜。

b. mo³³tɕəi³³-n⁰ŋo³¹tɕin³⁵li³³ci³³kwa³³.

他 买-PERF 五 斤 的 西瓜

他（总共）买了五斤西瓜。/他买了五斤（重的那种）西瓜。

由例 (5) 可知，石洞侗语中 MP+NP 结构相当于英语中的准切分结构，具有单调性解读，而 MP+li³³+NP 结构则与英语的定中结构不同，既具有单调性解读，也具有非单调性解读。这就引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哪些因素会影响石洞侗语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语义解读？石洞侗语单调性度量短语为何有两种不同的句法表现形式，两者有何差异？

二 度量短语的单调性解读

(一) 石洞侗语的度量词

度量词用于称量事物，既可以用于度量可数名词，也可以度量不可数名词。侗语的度量词可分为个体度量词和集体度量词。黄成龙 (2005) 认为个体度量词有标准和非标准之分。侗语中的标准度量词多为借自汉语的度量衡量词，非标准度量词一般为固有量词或借用名量词。集体量词有表示成双成对和表示集合两类。具体划分如表 1 所示。

表 1 石洞侗语的度量词

个体度量词	标准度量词	tɕin ³⁵ 斤、ljaŋ ³¹ 两、kwai ²⁵ 块 (货币单位)
	非标准度量词	təu ⁵⁵ 斗、tɕa ³¹ 拃、le ²⁵ 度

金的纯度不会因为黄金重量的增加而变高。延展性度量词可以出现在准切分结构和定中结构中，获得单调性或非单调性解读，而非延展性度量词只能出现在定中结构中，只有非单调性解读。例（7a）和（7b）中的“寸”可以分别表示长度（单调性）和直径（非单调性）这两种不同的维度，而（7c）中的浓度只有非单调性解读。

- (7) a. ai³³ha¹¹ju⁵⁵ŋo³¹sən³⁵li³³sen⁵⁵sai²²sa³¹li³³. 这里还要五寸的线才接得上。
 这 还 要 五 寸 的 线 才 接 得
 b. soŋ³⁵nai³³ci⁵⁵ŋo³¹sən³⁵li³³kwan³¹sɿ³¹. 这种是五寸的管子。
 种 这 是 五 寸 的 管 子
 c. wu³¹sɿ²²tu³⁵li³³tau¹³ɕeu¹¹joŋ²²ji³³tɕaŋ⁵⁵jən²². 五十度的烧酒容易使人醉。
 五 十 度 的 烧 酒 容 易 醉 人

(二) MP 的单调性解读

石洞侗语表示单调性解读的度量短语可出现在 MP+NP 结构和 MP+li³³+NP 结构中。如：

- (8) a. jau²²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tau¹³ɕeu¹¹. 我买了二十斤烧酒。
 我 买-PERF 二 十 斤 烧 酒
 b. jau²²loŋ³¹koŋ⁵⁵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li³³tau¹³ɕeu¹¹.
 我 总 共 买-PERF 二 十 斤 的 烧 酒
 我 总 共 买 了 二 十 斤 的 烧 酒。

例（8a）与（8b）中的度量短语都对物质名词“烧酒”进行了度量，都具有单调性解读。MP+NP 结构和 MP+li³³+NP 结构有何异同？刘鸿勇（2020）研究了汉语中的类似现象。下文我们沿用同样的方法，采用核心名词删略、核心名词话题化和问答方式来测试石洞侗语中这两种形式的差异。

首先是核心名词删略测试。表示单调性解读时，MP+NP 结构能删掉核心名词，MP+li³³+NP 结构则不能删掉核心名词，如果删除的话，剩下的 MP+li³³就只有非单调性解读。例如：

- (9) a. jau²²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ta³⁵). 我买了二十斤（鱼）。
 我 买-PERF 二 十 斤 鱼 (单调性解读)
 b. jau²²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li³³(ta³⁵). 我买了二十斤的（那种鱼）。
 我 买-PERF 二 十 斤 的 鱼 (非单调性解读)

例（9b）中“二十斤的鱼”不能删掉其核心名词“鱼”，因为从语义上看，MP+li³³+NP 结构删掉核心名词后只能获得非单调性解读，能回答像“你买了哪种鱼？”这类问题。此时“二十斤的”为非单调性度量短语。ŋi³³ci³³tɕin³⁵li³³ta³⁵“二十斤的鱼”若删掉核心名词后仍想保持单调性解读，则需把 li³³也一并删除，结果与例（9a）一样。

其次是核心名词话题化测试。MP+NP 中核心名词话题化后各成分保持不变，而表单调性的 MP+li³³+NP 结构中核心名词话题化后，li³³必须删除，否则只有非单调性解读。例如：

- (10) a. to²²ta³⁵, jau²²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 鱼，我买了二十斤。
 CL 鱼 我 买-PERF 二 十 斤 (单调性解读)
 b. to²²ta³⁵, jau²²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li³³. 鱼，我买了二十斤的（那种）。
 CL 鱼 我 买-PERF 二 十 斤 的 (非单调性解读)

最后是问答方式测试。单调性度量短语都可以用“多少”来提问，而非单调性度量短语可以用“什么”或“哪种”来提问，“多少”着眼于“量”，“什么”着眼于“质”，这两种提

问方式反映度量短语是用于量化还是用于修饰。非单调性度量短语能回答例(11b),但不能回答例(11a)。例(11b)中的“二十斤的”作为次类解读可以替换为其他形容词,例如“大的、小的、黑色的”等等,而例(11a)中的“二十斤”则不能替换为该类形容词。

- (11) a. A: mo³³tɕəi³³-n⁰jen¹¹tɕoŋ²²ta³⁵? 他买了多少鱼?
 他 买-PERF 多少 鱼
 B: mo³³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li³³)ta³⁵. 他买了二十斤鱼。
 他 买-PERF 二十斤 (的)鱼 (单调性解读)
 *mo³³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li³³. 他买了二十斤 (拟表达)。
 他 买-PERF 二十斤 的
 b. A: mo³³tɕəi³³-n⁰maŋ²²ta³⁵? 他买了什么鱼?
 他 买-PERF 什么 鱼
 B: mo³³tɕəi³³-n⁰ŋi³³ci³³tɕin³⁵li³³ta³⁵. 他买了二十斤的鱼。
 他 买-PERF 二十斤 的鱼 (非单调性解读)

由上例可知,表示单调性解读时,MP+NP结构能删略核心名词或核心名词话题化,在变换上比MP+li³³+NP结构更丰富。而且,在日常交际中,MP+NP结构使用频率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侗语仍存在MP+li³³+NP形式,原因何在?MP+NP与MP+li³³+NP的差异来源于助词li³³,因此,我们需要首先弄清楚li³³的功能。

侗语中的助词li³³与汉语的“的”一样,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句法位置上,具有多种功能。首先,li³³可以充当领属标记,构成“领有者定语(G)+li³³+被领有者核心名词(N)”这类领属结构。例如:

- (12) a. tjeŋ³⁵sɿ³⁵tɕi³³li³³tɕe²²səu³³tɕi³³ 电视机的接收机
 电视机 的 接收机
 b. la³¹un³³(li³³)mja²² 小孩的手
 小孩 (的)手
 c. mo³³(li³³)pu³¹ta³⁵ 他的丈人
 他 的 丈人

Aikhenvald (2013) 提出领属关系具有三大核心语义类型:(财产)所有权关系、部分和整体关系(包括身体部位和植物的组成部分)^①、亲属关系(包括血缘关系和邻接关系)^②。其中,部分和整体关系以及亲属关系是不可让渡的领属关系,而对事物或财产的所有权关系是临时建立起来的,是能让渡的领属关系。石洞侗语中领属标记li³³的隐现有诸多条件限制,主要取决于领属结构的语义关系、句法语义以及直接成分的音节结构限制。在表示人的亲属关系、所有权关系以及人体部位整体一部分关系时,常采用无标记的GN结构,如jau²²(我)

^① 经匿名专家提醒,我们需区分Aikhenvald (2013)与Schwarzschild (2006)在“部分—整体关系”上的不同理解以避免文内的表述矛盾。在部分—整体关系上,Aikhenvald (2013)从领属关系的角度分析整体与其各部件之间的关系,如身体与四肢等,当中的领属关系往往不可让渡、难以分割。在Schwarzschild (2006)的语义框架下,事物的部分—整体关系能使事物在某些特定维度下切分出合适的部分,而受到单独个体限制的名词在语义逻辑上不可进一步分割,因而不具备部分—整体关系。

^② “血缘关系”指基于血缘的亲属联系,如父子。“邻接关系”指虽无直接血缘关系,但基于婚姻、共同生活或其他社会联系而形成的紧密关系,如夫妻,以及基于社会网络构建的社会关系,如邻居。

B: nan³¹wəi²⁵pe³⁵cet³¹, ɕi³³təi³³li³³ja¹¹tɕin³⁵li³³nan³¹.

肉 快 卖 完 只 买 得 两 斤 的 肉
肉快卖完了，只买到两斤肉。

b. mo³³lon³¹kon⁵⁵təi³³-n⁰ san¹¹tɕin³⁵li³³nan³¹, kwe²²ɕi⁵⁵ja¹¹tɕin³⁵.

他 总共 买-PERF 三 斤 的 肉 NEG 是 两 斤
他总共买了三斤肉，不是两斤。

三 度量短语的非单调性解读

石洞侗语 MP + li³³ + NP 结构中的度量短语具有单调性解读，也具有非单调性解读。例（16a）中的 ja²²tɕin³⁵“两斤”是非单调性解读，是指作为原子个体的鱼有两斤重。根据 Schwarzschild（2006）提出的单独个体限制（Singular Count Restriction），原子个体无法分割，不存在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如一条两斤的鱼切掉任意一部分后，剩余部分不能称为一条完整的鱼。受此限制，所有修饰原子个体的度量短语只有非单调性解读。物质名词不受单独个体限制，可任意切割，如例（16b）中的 ja²²tɕin³⁵“两斤”是指鱼肉总的重量，这时“两斤的鱼”与“两斤鱼”一样，“鱼”相当于无界的不可数名词“鱼肉”，在重量这一维度上可以任意切割，具有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为单调性解读。例（16c）中的度量短语则有歧义，既可以表示单调性解读，也可以表示非单调性解读。

(16) a. ja²²tɕin³⁵li³³ta³⁵wəi²⁵tɕəi³¹lo²² ɕon⁵⁵ma¹¹.

两 斤 的 鱼 快 买 一 条 回 来
两斤的鱼快买一条回来。

b. ja²²tɕin³⁵li³³ta³⁵kwe²²tjen³⁵tɕe³⁵, ju⁵⁵ŋo³¹tɕin³⁵sai²²tjen³⁵.

两 斤 的 鱼 不 够 吃 要 五 斤 才 够
两斤的鱼不够吃，要五斤才够。

c. mo³³tɕəi³³-n⁰ ŋo³¹tɕin³⁵li³³ɕi³³kwa³³.

他 买-PERF 五 斤 的 西 瓜

i. mo³³tɕəi³³-n⁰ ŋo³¹tɕin³⁵li³³son³⁵ɕi³³kwa³³ka⁵⁵. 他买了五斤的那种西瓜。

他 买-PERF 五 斤 的 种 西 瓜 DEF

ii. mo³³lon³¹kon⁵⁵təi³³-n⁰ ŋo³¹tɕin³⁵li³³ɕi³³kwa³³. 他总共买了五斤的西瓜。

他 总 共 买-PERF 五 斤 的 西 瓜

消除例（16c）歧义的方法有多种。可以通过增加类指量词或范围副词来区分，如（16c）i 通过增加类指量词表示非单调性解读，（16c）ii 通过增加范围副词凸显度量短语的单调性解读。从表层线性关系来看，MP + li³³ + NP 结构中的度量短语无论表示单调性还是非单调性，都处于名词修饰语的位置上，但两者的差异可以从句法搭配和句法变换上体现出来。

第一，单调性度量短语前不能出现其他量化词，而非单调性度量短语前可以出现。量化词通常是用于限制名词短语数量范围的词，如“所有、一些、每个、没有”等。单调性度量短语给出具体数字，直接限定名词短语的量。量化词和单调性度量短语都可以对其后的名词短语进行量的限制，语义功能相同，但前者涉及抽象的数量关系，限定名词短语的数量范围，后者是指定具体数量，两者语义不相容，因此无法同时作用于同一中心语上。非单调性度量

短语则不同，与名词短语组合后构成次类解读，表示以特定数量为标准划分的次类，因此整个结构仍旧可以接受量的限制。如例（17a）中，度量短语“两斤鱼”只有单调性解读，“所有”无法对已完成数量编码的“两斤鱼”进行量化。例（17b）和（17c）中，受到量化词修饰的“两斤的鱼”“五米的线”只有非单调性解读，表示“两斤重的那种鱼”“五米长的那种线”，都表示次类解读，因此还能受“所有”“一些”等量化词的修饰。

- (17) a. *so³¹jəu³¹ja²²tɕin³⁵ta³⁵xa¹¹jaŋ¹³to³³tɕi¹³li³³. 所有两斤的鱼还活着（拟表达）。
 所有 两斤 鱼 还 活 CONT MOOD
 b. so³¹jəu³¹ja²²tɕin³⁵li³³ta³⁵xa¹¹jaŋ¹³to³³tɕi¹³li³³. 所有两斤的鱼还活着。
 所有 两斤 的 鱼 还 活 CONT MOOD
 c. ai³³mɛ²²ki³⁵ŋo³¹mi³¹li³³sen⁵⁵. 这里有一些五米的线。
 这 有 一些 五 米 的 线

第二，单调性和非单调性度量短语同时出现时，语序一般为“单调性度量短语+非单调性度量短语+li³³+名词”，单调性度量短语的辖域大于非单调性度量短语。例如：

- (18) a. ja²²tɕin³⁵san³³sɿ²²tu³⁵li³³tau¹³ 两斤三十度的酒
 两斤 三十度 的 酒
 b. *san³³sɿ²²tu³⁵ja²²tɕin³⁵li³³tau¹³ *两斤三十度的酒
 三十度 两斤 的 酒
 c. *ja²²tɕin³⁵li³³ɕat⁵⁵pau³⁵li³³taŋ²² *两斤的十包的糖
 两斤 的 十包 的 糖
 d. *ja²²tɕin³⁵ɕat⁵⁵pau³⁵li³³taŋ²² *两斤十包的糖
 两斤 十包 的 糖
 e. ɕat⁵⁵pau³⁵ja²²tɕin³⁵li³³taŋ²² 十包两斤的糖
 十包 两斤 的 糖
 f. *ɕat⁵⁵pau³⁵li³³ja²²tɕin³⁵li³³taŋ²² *十包的两斤的糖
 十包 的 两斤 的 糖

从例（18a）和（18b）的对比可知，两个数量短语共现于同一结构时，需先进行分类再进行度量，因此非单调性度量短语“三十度”的辖域小于单调性度量短语“两斤”。例（18c）至（18f）的对比测试也验证了靠近核心名词的度量短语具有非单调解读，而远离核心名词的度量短语具有单调性解读，单调性度量短语前不能再出现其他的度量短语。

第三，MP+li³³+NP 结构中，MP 表非单调性解读时，NP 可进行删略或话题化，如例（19a、b）所示。表单调性解读时，NP 无法删略或话题化，如例（19c、d）所示。

- (19) a. ljo¹³tɕin³⁵li³³la³¹ŋa⁵⁵tɕoŋ²², ɕap⁵⁵tɕin³⁵li³³nun¹³li³³nu⁵⁵.
 六斤 的 婴儿 多 十斤 的 少 得 看
 六斤的婴儿常见，十斤的少见。
 b. la³¹ŋa⁵⁵, ljo¹³tɕin³⁵li³³tɕoŋ²². 婴儿，六斤的常见。
 婴儿 六斤 的 多
 c. *mo³³loŋ³¹koŋ⁵⁵tɕəi³³-n⁰ ɕap⁵⁵tɕin³⁵li³³nan³¹-to²², jau²²tɕi³³tɕəi³³-n⁰ ŋo³¹tɕin³⁵li³³.
 他 总共 买-PERF 十斤 的 肉 牛 我 只 买-PERF 五斤 的
 他总共买了十斤的牛肉，我才买了五斤（拟表达）。

d. *nan³¹-to²², mo³³loŋ³¹koŋ⁵⁵tɕəi³³-n⁰ ɕap⁵⁵tɕin³⁵li³³.

肉-牛 他 总共 买-PERF 十 斤 的
牛肉，他总共买了十斤(拟表达)。

由上可知，在侗语 MP+li³³+NP 结构中，度量短语在单调性和非单调性解读时修饰的对象有所不同：非单调性度量短语只修饰光杆名词，表示光杆名词的次类特征，如例(18a)中的“三十度”修饰其后的“酒”；而单调性度量短语能修饰其后的 MP+li³³+NP 短语，如例(18a)和(18e)中的“两斤”和“十包”分别修饰“三十度的酒”和“两斤的糖”。在变换上，MP+li³³+NP 结构只有 MP 表示非单调解读时才能进行核心名词删略或话题化，作单调性解读时则无法进行相关变换。

四 结 论

本文在度量短语单调性假设(Schwarzschild 2006)的理论背景下，详细考察了石洞侗语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句法语义，为该理论假设提供了跨语言的实证研究，发现度量短语的语义解读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名词本身的特征，强个体性名词会受到“单独个体限制”，与度量短语组合时通常为非单调性解读。二是度量短语本身的性质，非延展性度量词具有分配性特征，而无加合性特征，只能有非单调性解读；延展性度量词既有单调性解读，也有非单调性解读。三是含度量短语的名词性短语的内部结构。MP+NP 结构只有单调性解读，并且核心名词删略后不改变语义。MP+li³³+NP 结构具有歧义，既允许单调性解读，也允许非单调性解读，这与汉语、腊罗彝语的情况一致。这种歧义源于结构助词 li³³ 的多功能性。当 li³³ 作修饰语标记时，度量短语为单调性解读；当 li³³ 作名物化标记时，度量短语为非单调性解读。

石洞侗语包含度量短语的两类名词性结构在语法上表现出一系列的差异，如表2所示。

表2 石洞侗语度量短语的语法比较^①

语法参项	单调性解读		非单调性解读
	MP+NP	MP+li ³³ +NP	MP+li ³³ +NP
删略 li ³³	/	+	-
删略 NP	+	-	+
NP 话题化	+	-	+
问答方式	多少		什么/哪种
短语前出现量化词或数量短语	-	-	+
强调方式	加范围副词		加类指量词
li ³³ 的功能	/	修饰语标记	名物化标记

MP+li³³+NP 结构作单调性解读时，其中 li³³ 并非强制出现，NP 不可删略或话题化，li³³ 的出现与 MP 作为对比焦点相关；作非单调性解读时，助词 li³³ 强制出现，整个结构能接受

^① 表中“+”表示可以进行相关操作，“-”表示不可进行相关操作，“/”表示不适用相关操作。

量化词或数量短语的修饰。单调性的 MP+NP 和非单调性的 MP+li³³+NP 都可以进行核心名词删略或话题化, MP 都处于名词修饰语的位置上, 但两者的语义差别导致相关的问答方式和强调方式有所不同。

闻静(2016:37-38)在研究汉藏语“的”字结构时曾指出,“壮侗语族、苗瑶语族的固有成分中没有或较少有‘的’字结构,‘的’字结构是由于与汉语接触和影响而产生的,是后起的,是一种新兴的语法形式。这种新兴的‘的’字结构,在现行语言中使用非常普遍,具有很强的活力,它影响和改变着壮侗语族、苗瑶语族本身的句法结构形式及语序类型”。因为 li³³的借入,石洞侗语相较于南部侗语或其他壮侗语而言,多种语法结构出现固有形式和新兴形式并存的现象,新兴形式甚至有逐步取代固有形式的趋势,这是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语言接触现象。以 MP+NP 结构为例,表示单调性解读时,该形式是北部侗语和多数壮侗语的常用表达,而 MP+li³³+NP 使用频率较少。然而,表示非单调性解读时,MP+li³³+NP 结构在北部侗语却是必不可少的,但在其他壮侗语中,如从江侗语和东兰壮语中,包含非单调性解读 MP 的名词性短语通常使用 NP+MP 语序,因此,在这些语言中较难找到借自汉语的“的”字。跨语言比较和语言接触历史的研究能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壮侗语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共性与特性,使研究更富有解释力。

参考文献

- 薄文泽. 2003. 《壮语量词的语法双重性》,《民族语文》第 6 期.
- 卜维美、刘鸿勇. 2024. 《腊罗彝语的度量短语》,《语言暨语言学》第 3 期.
- 何彦诚. 2016. 《侗台语领属结构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民族语文》第 1 期.
- 洪波. 2012. 《汉藏系语言类别词的比较研究》,《民族语文》第 3 期.
- 黄成龙. 2005. 《羌语的名量词》,《民族语文》第 5 期.
- 蒋颖. 2006. 《汉藏语系名量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先银. 2002. 《物体量时“数+度量词+物体”与“数+容器+物体”的差异》,载郭继懋、郑天刚主编《似同实异——汉语近义表达方式的认知语用分析》,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李旭平、杨锐. 2019. 《定中结构中度量短语的(非)单调性》,《外国语》第 3 期.
- 梁敏. 1983. 《壮侗语族量词的产生和发展》,《民族语文》第 3 期.
- 刘鸿勇. 2020. 《英汉名词性结构中度量短语的句法语义对比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陆天桥. 2019. 《试论侗台语族是类别词突出的语言》,《语言科学》第 5 期.
- 覃凤余. 2015. 《壮语分类词的类型学性质》,《中国语文》第 6 期.
- 覃晓航. 2005. 《关于壮语量词的头化》,《民族语文》第 3 期.
- 覃晓航. 2008. 《壮语量词来源的主渠道》,《语言研究》第 1 期.
- 邵敬敏. 1993. 《量词的语义分析及其与名词的双向选择》,《中国语文》第 3 期.
- 闻静. 2016. 《汉藏语系“的”字结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姚小云. 2021. 《侗语北部方言的名词性领属结构》,《民族语文》第 2 期.
- 张景霓. 2006. 《毛南语个体量词的语义语法特征分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第 3 期.
- Aikhenvald, A. Y. 2013. Possession and ownership: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A. Y. Aikhenvald & R. M. W. Dixon (eds.), *Possession and Ownership: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pp. 1-6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isang, W. 1999. Classifiers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languages: Counting and beyond. In J. Gvozdanović (ed.), *Numeral Types and Changes Worldwide*, pp. 113-186.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Cheng, L. L.-S. 2012. Counting and classifiers. In D. Massam (ed.), *Count and Mass Across Languages*, pp. 199-21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 1986. Toward a history of Tai classifier systems. In C. Craig (e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pp. 437-45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Gerner, M. 2006. Noun classifiers in Kam and Chinese Kam-Tai languages: Their morphosyntax, semantics and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4 (2): 237-305.
- Li, Xuping, Huang Wei and Hongyong Liu. 2024. Counting and countability in classifier languages: Evidence from Donglan Zhuang.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33:191-228.
- Luo, Yongxian. 2023. Nominal classification in Zhuang.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3 (2): 268-299.
- Rothstein, S. 2017. *Semantics for Counting and Measur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zschild, R. 2006.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Syntax* 9 (1): 67-110.

Measure Phrases in the Nominal Structure of Shidong Kam

LONG Xianmei and LIU Hongyong

[Abstract] In Shidong Kam, measure phrases can occur in two nominal structures, either MP+NP or MP+li³³+NP. Measure phrases (MP) have different semantic readings in these two nominal structures. Measure phrases in MP+NP constructions only have the monotonic reading, whereas measure phrases in MP+li³³+NP constructions allow for both monotonic and non-monotonic readings.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asure phrases is related to the following three factors: properties of nouns, properties of mensural classifiers,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noun phrase.

[Keywords] Shidong Kam measure phrases monotonic reading non-monotonic reading

(通信地址: 519000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

【本文责编 吴雅萍】